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

叙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士人學古入官一命之榮亦思報稱然求其委贄而後實心於忠君愛國歷艱難險阻而不悔對天下後世而無慚者一朝中未易數數覯也余以部選永安下

車伊始索縣志讀之如
陳忠肅公了齋先生家學淵源其立心制
行實非務進取苟富貴者可同日語所載
與章惇論消朋黨持中道復與曾布議不
合而布未嘗不矍然改容其生平披摘姦
邪發露情慝極言無隱故得禍最酷而其

四明尊堯集深明紹聖史官誣妄變亂是
非不可傳信尤為精力之專注宜
高宗嘉其讜議稱合春秋尊王之法表揚
賜謚光昭宋史卓然於衆謗羣疑而不朽
者也至於楊龜山跋責沈文謂有蓋世之
才邁往之氣而以自勝為强朱子稱其克

已尊賢虛心服善足為廉貪立懦之助豈末學之士所能窺其萬一哉永安在宋猶屬沙邑至於今五百有餘歲矣人傑地靈尚有聞風而興起者乎茲值公裔綹泉重刻尊堯集一披覽焉而敬畏交縈非獨一邑之光乃綱常名教所賴以不墜也是為

序

光緒十年歲次甲申仲冬月

賜進士出身前吏部主事知永安縣事甘

常俊拜譔

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了翁者自謂其前半截不甚了然者也知其不甚了然而忽了然此其所以與聞夫吾道得躋於聖賢之域頓失大奸似忠大詐似信以要君之張侯求肆而潤文之以六經元豐諸君子都無了然於其先者耶司馬君實楊龜山輩

稱賢者其始且為錯愕況亦以疏遠小臣祗摟
經日錄性命之說以衍佛安石其甚者又意出
自蔡京手私何怪疑安石於伊尹稱為神宗
之師及聞祖制不足守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
恤之言然後乃了然於安石矣了然便內愧外汗
改過不吝故舉一步步浩氣直遂攻章蔡之

陰幽者莫非革誅安石之神奸詭流竊横行窮張
不顧卒之安石黜祀朝廷邪說日息是大有功於聖
道也非賢者而能若是乎朱子云陳忠肅公劉忠
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益精從義之益切
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楊文靖云了翁以蓋世英
邁往之氣自任宇宙宜其自足無前矣乃退然不以

賢指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銘和深嘉

公之了然於設哀大也僕最觀公之返里得遂私淑

之念適公裔孫岸生就問名象瀚忠其裔椿文

肇孝友惟公是訓一日出新編公年譜及其生父心

寅君元刻尊堯集諸叙余思公物以此集貫稿纔

此集洗冤是此集爲公一生大疑大悟之關鍵也四

闢八門力筆洗前世所謂阿衡帝師其人素力

排之悔過自新請自今始學乃了齋之所以爲了

高歟學乃了齋之所以得聞孝者道於讀其

書可以尚論了齋矣

雍正二年歲次甲辰嘉平月

賜進士出身知福建邵武府光澤縣事兼攝

延平府沙縣事卑巽庚子鄉試同考官楚[illegible]

後學介石吳學孩譔

重刊陳忠肅公尊堯集叙

孔子作春秋明君臣之義亂賊有所懼邪說誣民不復知有君父孟氏闢之人心以正讀孔孟之書所學何事如忠肅公真能不愧者也宋代禍國之賊首惡於王安石曾布尊安石之私史而壓宗廟蔡卞興紹

述之說以吳安石章惇附之至蔡京而又甚焉公按布書侃侃千言匹其迷君蠹國之罪劾惇與二蔡皆顯揭其情狀而條中其隱奸至尊堯一集誅奸臣於既死杜逆節於將來百世下誦其言謂公愛君之至憂國之深剛大之氣薄風雲而光日月忠

義之心感天地而泣鬼神使當時能用其
言豈有靖康之禍哉夫論誤國之罪群奸
皆所必誅論叛道無君之罪曲學悖於坑
焚日錄甚於冥獄公口誅筆誅不誅其身
而誅其意夫固春秋之義也能使無父無
君之徒不得鼓其說以陷溺人心關邪

之功不在孟子下矣安石之黨羣切齒於
公除文鍛鍊必置之死而後已噫公以一
身而誅萬世之安石何有於安石之黨且
彼安石之黨又烏足以害公也雖然為是
者有本有原龜山先生謂其有蓋世之才
邁往之氣色括宇宙而尊德樂道之心能

以自勝為強紫陽朱子謂其宗明於義利取舍之閒又曰陳公之學唯其察而精之也盡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由此言之公之所造為何如後世觀公之言述公之行何足以盡公也哉吾友坊宗公裔孫也其尊人龍門先生重刊公集問序於

余々思後學子孫述宗祖其志一
也默堂先生夫非繼述之善者乎陳氏學
默堂之所學即能學忠肅之所学天下後
世能守陳氏之家法即能守我孔氏孟氏
之家法也雍正乙巳孟秋之吉日
賜進士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考選吏部

員外郎福清後學李閩豪謹叙

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序

自漢尊孔氏。六經焜如星日。春秋一書。篆因家錢。至宋王介甫。獨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則介甫之學孔氏而不盡尊孔氏也。介甫之學禍天下。已見於此矣。余讀

陳忠肅公尊堯集知其所論者正所
謂者大善則稱君過則歸己春秋之
旨也春秋之法尊君抑臣公排日録
以伸大誼正名分使春秋一書炳炳
悢悢垂天下後世豈僅為一時告哉
之說哉嵩不為正言之時義鬚鬢

諫舌摩切元符初政言路大啟公於是舊筆致能辭天貌物別吉凶之道屬楊廷之纂發言如雷轟訇天下毋論諫疏凜凜足以褫章蔡之奸即政事堂一書亦足以折乎曾子宣閑其口而奪之氣及竄廬州始著合浦尊

尭集。旋移明州。後著四明尊尭集。今讀其表云。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又況臨川之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迭賓之禮。倒置如此。佐王氏廢春秋本意也。公之排王氏

也君親無將。將則必誅。天下凜然知春秋大法之不可犯。即謂尊堯一集。羽翼聖經可也。夫以介甫之禍宋。惟呂獻可預知之。繼惟忠肅公力詆之。向使日錄果傳於世。輕於誣其君。以自崇其學。居然目為聖人。

詔勅頒以像懸辟水其謬盭可勝道哉。臣謂尊先一集扶維聖學可也。公言行録。已刊播天下。歷代奉爲蓍蔡。貴於鼎鐏矣。々其裔孫孔頊重梓四明尊先集。屬余颺簡。余小子景止前嶶。瞻依望洋。曰敢僭擬一言貽孱先

喆。惟是誦亡之言。見公之節槩稜〻。
百世下猶有生氣。忠肝星烱。威髮竿
植。振蟄一時。延霹千紀。及顛連竄謫。
禍機不測。然而迷骫資其斷斧。驚颿
恃其智檣。維橋手蜷足。閟息械聲。銷
不少挫其志。公其天人也哉。謹拜首

擷册。附名編末。尒以見後生小子。仰

德佩教之誠云爾。

歲著雍敦牂仲秋溫陵後學吕皖頓

首拜撰

陳了翁先生集序

吾鄉侍御陳恭清公茂烈嘗語學者虛受益當如陳了翁責沈文謙光精進千載猶可想見司馬王忠端公家彥素慕了翁爲人曾布一書自少至老誦不去口每云風雷之氣可動天地而泣鬼神二公皆廉正忠義人也故聲氣孚合乃爾一文一書百世下廉頑立懦豈但以文字已哉先生生平惟尊堯錄爲精神所專注當時父子遭斥編徙流離皆因此書直至南渡後

高宗讀而嘆之。始白其冤。賜謚忠肅。河嶽英靈。久而愈光。蓋所爲極難耳。茲裔孫端人重刻尊堯録。問言於予。予惟文集具在。何待後輩揄揚。但先生在世小人道長。讕言如沸。年代既遠。傳聞異辭。所著易解文集數十卷。淹沒無傳。今所存者。寥寥數篇耳。即生卒年月。參差不一。幸而明季墓碣偶出。得以徵信。使先哲鴻篇。釐正以傳。庶幾稱賢子孫哉。考墓碣。先生父。倅官循州(今惠州府)夫人杜氏以送女誕先生於安遠驛。

（今廣州府）閩志稱生泉州者誤也。先生墓在廣陵禪智寺前。予昔曾展謁焉。宋史稱宣和四年卒年六十六、今載與年譜作六十八者誤也、予於宋人集得先生遺事十數則、雖吉光片羽足備考據、最可恨者、詭爲借婢生子事誣先生之母、且及先賢潘公良貴、亦已太甚。予因取墓碣爲辨之、小人爲幻則何益矣、又聞先生過長沙、遇神宗忌日、就寺造疏以薦、並繫跋語、手書藏於家、後歸烏傷王公、卽忠文公（褘）之祖也、宋文

憲公濂題其後有云。今去公書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區區一紙之微。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物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吁可畏哉。此跋語眞蹟。今在檇李項家。信乎先生之集。不但以文字已也。羅豫章先生從彥亦著尊堯錄。萬曆間裔孫應斗重刻。皆沙縣人。附志之。

康熙己未立秋日　後學蘇之琨題

宋忠肅陳了齋先生四明尊堯集目錄

舒公芬 跋四明尊堯集

田公頊 叙四明尊堯集後

陳公大護 四明尊堯集後序

林公山 四明尊堯集序

元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上空一格前有後至元五年前奉議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山林縣林祖壽刊序行書半葉六行後有紹興九年男正同跋附其自說文一首收藏有茂苑香生蔣鳳藻秦漢十印齋秘笈圖書朱文印紙上有山陰縣儒學記朱文官印戊辰四月見於文友堂書坊因借校於此本上

沅叔手記

世系

一代
雍公
號月銘太尉公十九世孫世居吳興官拜唐大中丞開元二十九年同次男野遷閩沙陽固發冲

二代
野
字惟若官僕射兼尚書省事

三代
通
字伯達泗州牧階朝議大夫以事改調山陰轉中奉大夫

四代
晏
字待時正奉大夫

五代
遂
字如意光祿大夫

六代
昶
字東升由通判轉左寺正

七代
昂
字志軒文學以經義任汀州學正

八代
文餘
字宗周仕宋駕部員外郎

九代

世卿

字先達號豸山兄
弟九人俱登科第
公居第七宋雍熙
二年進士歷官秘
書少監贈吏部尚
書

十代

偁

字君樂號賢豸山
公第五子天聖庚
午特奏進士歷官
朝議大夫

十一代

璀

字君玉號公與兄書偕兄璣
宗紹興三十年己巳特奏進士
歷官朝奉大夫陞宣正議大夫
號浙問學於師道字無逸
另有秋伯兄玨字符中熙寧
癸丑進士秘書省校書郎玨
從胡初名衍字幾叟一字知
默號龜山先生女婿程伊川
先生高弟紹興戊午進士歷
官宗正少卿直秘閣謚文獻
學旅著五十卷易說十二卷公
有史記文集知默媛淵先夫
禮大易大成俱有易傳學弟
璣字文中元符戊寅進士知
州府以文章節義顯

十二代

正彙

字知尊龍圖閣學士宋高
宗朝賜金紫子大方朝
奉大夫

正同

字知和治黎州救荒有法
轉殿文閣

正由

字知仲考工郎中子大年
大觀丁丑進士

正求

字知幾知州

正剛

字知克官撫幹

諭子姪文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藏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君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

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改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鬧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一卷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項　原刻
裔孫龍門　象瀚　仝校
　　　𢘽佀　嘉言
永安裔孫紹泉　叅訂　重刊

進四明尊堯集表

臣瓘言臣六月初五日准通判牒准編脩政典局牒奉

聖旨取臣所著尊堯集臣依稟

聖旨不敢違滯緣臣著撰此集未經奏

御令具狀申編脩政典局乞爲繳進合於

御前開拆者。

臣竊以畎畝愛君。精神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膚斷。許貢危衷。申

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含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縻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畀畀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

竄兩廢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未忍。及窺觀於點筆。始龕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顯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中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大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護心於國。是彼救尤於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闢。畧舉綱要。謂

藝祖凝誅無眾。謂

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訓為辯口之術。

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無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袁周之併王菉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盲後人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媚佞而坐視。百官氣懾多士心寒。自有華夏

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朘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

陸贄設杖頭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與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

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碎水新㕔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强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燄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獎爲心徒發鎭浮之義負安石者重加黜責㪚
神考者畧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家㪚裕陵之衆美耽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

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謹
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受。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塤
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爲氷山。烈若原火。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河之願。沒而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遝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氷在念。臬
礎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月偏照。覽熙豈記動之史。倣虞夏
採詩之官。咨輿議之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咨堯緒。孜

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兹所謂一人有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卑之已定。手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爲先。而至駑駿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擁。有舌者共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過。伏望

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言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恩之時。寧客德裕之奔詰。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視馬

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
謝過於一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
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番蓊之分。
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於因循。儒宗數
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
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
神考在天之怒。成
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功、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
上可無爲。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

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胞臆無奇。但叨
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
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矯首知歸。臣無任惶懼恐戰汗激
切屏營之至。臣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

陳了翁四明尊堯集序　卷

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王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其所謂大有爲者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者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者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

國是者。皆出於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於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 神考之師。 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用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臣迺以安石爲 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

陛下委曲保全。賜臣條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以易此乎臣伏見治平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矣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天子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何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

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亦不過榮坐東嚮而已矣。若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教。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 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 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

陛下也。臣為　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詆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過之心乎。臣之所以著尊堯集者。為欲明臣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而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鈇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

立私門。啓擠奪而生後患。可為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録。以脩　神考實録。薄　神考而尊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録。及在都司。進日録辯。當是之時。臣於日録未見全帙。知其為私史而已。未知其為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盡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偏增之意。尚謂安石趣録。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有誣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録。

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迹。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旣輕 神考。又誣 陛下。若他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旣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識薄從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朕頃部初無智識。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分。可以畧見於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

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卿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朕用卿。豈與　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陵犯。前無　祖宗。可以畧見於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箝塞衆口。可以熒惑　聖聰。誑脅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繼道。上干　君父。可不辯乎。自到

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係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
遊辭。載　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
神考但慕魏葛謂厥身不異。舉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音論
理財之不可。恐宜利而壞俗。陳孟子之耻言。凡他人極
論之辭。掠爲己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
神考之譏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
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惲悖躁之筆。盡
假　烈考之詞。矯誣上天。孰甚於此。　祖宗之威靈。如
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在天

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左多。 神考小心愼微。彼則曰好察細務。 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謹過當。 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 陛下含糊。 神考禮貌勳賢。彼則曰含容姦慝。 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 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慝宗。請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厥棄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

見思矣。卞等不遂　神考未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於　哲宗。而　哲宗不許。請於　陛下。而　陛下拒之。人心歸天。仁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　朝廷搢紳。協心享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迷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然安

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下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宜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揚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齰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坐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爲安石

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於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於世。臣昔以答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趨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總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每二門爲一卷。前後序二卷。共爲十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窮陋。又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

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悟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畧分眞僞。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闚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 宗廟爲本。以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 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眞訓不白。何以光揚 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 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拊心勞。徒唱爾僞。紀古今之公義。極典籍之所非。陰奉竊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 神考欲建

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主能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摭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凡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顯。蹤跡乃露。齊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於國是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民兵將領則曰奬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棄舊圖新厥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爲樸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闕何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污忠賢凡慍懟曾布之言與怒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然一

不行。良由議賜之初。不稽其獘。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慠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横之末數。以爲竒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𢰅。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

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 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防嫌。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瓘竊謂元祐臣僚。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於論安石之罪獻忠於

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

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瞋矣然臣之肝膽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

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美咸在攸爲我 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適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亦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於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黹冕夷俟裁籍所無屢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

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
概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鄭氏薛氏皆塑安石之像祠
於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
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
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
大於此尊王主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是哉嗚呼講先
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
禮咈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産逆像以非爲是

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者初立國是使婷行之悖旣竄逐移是於布布又竄逐移是於京三是皆發於卞謀三罪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先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搢紳所同夢覩馳

誠名恨疏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彊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五卷第一

沙邑裔孫端人　孔頊　重校
大田裔孫持正　論
沙邑裔孫子見　象瀚　閱正
永安裔孫紹泉　增訂　重刊

聖訓門第一

○上問尚書省制度

上問尚書省制度可復否余以爲亦不須如此　余曰

上欲以近畿郡爲幾輔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余曰

上前欲以近畿郡爲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

幾等按察官吏易爲照管若付之諸路即恐諸路推行
滅裂無以使四方觀法　上曰不如令屬兵部
臣瓘論曰　神考欲置尚書省安石以爲不須安石
欲建四輔　神考以爲不可三十餘年先訓未遠乃
者都省之毁誰不流涕四輔之成誰不寒心此豈特
一京之罪乎都省之毁無敢救之者四輔之成無敢
止之者亦豈特畏京而已哉安石之所不欲爲則雖
已成而必毁　神考之所不欲爲則雖甚害而必行
其罔上之言則託於繼述其自營之心則獨尊王氏

下等之所謂國是者何事不然以此二事觀之可以見其初心矣今可以不早辯乎孔子曰成事不說旣往不咎今尚書省之毀旣已久矣四輔之成旣已往矣而臣猶論之非爲追說已成之事追咎旣往之人也實欲

陛下察下等國是之計而爲戒　宗方來之慮者非特此二事而已也故臣著此於首篇以見臣尊堯之意

○上曰京師人優饒不妨

上曰京師人素優卒分外優饒他亦不妨余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京城百姓疾苦

臣權論曰京師者萬國之本也呂嘉問欲取免行錢以擾京師之民　神考欲減省之以安京師而安石對曰如此則是　陛下聰明爲左右所蔽實未知百姓疾苦夫優饒京師而謂之不知百姓疾苦者何哉若德宗不恤京師之民陸贄先事進言曰聚斂之法較下尤嚴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廢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然而京邑關輔不寧矣嗚呼唐有賢臣而德宗不能聽　神考有聖訓而安石不肯順

可爲流涕也矣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余曰古非特什一而已

余曰　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須專志不惑不爲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

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爲不少余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

臣瓘論曰　神考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安石對曰古非特什一而已其對如此爲必須理財故也必須理財乃熙寧七年語也與攷七年尚守此語而

神考反覆折難稽什一之法以百姓不足爲慮以敢
民百端爲戒臣故著之以見　神考愛民之本意而
又於理財論論其本末
○上以農事爲最急
上以農事爲最急余曰家可以資國國可以資天下天下
須資天地　上曰若設法移民使就寛鄉亦王者所以
生財闢土之道也　余曰　陛下每以勸農事爲急
上曰奉先寺進新種稻極好與一道紫衣余曰　陛下每
以勸農事爲急甚好初蔡河既作重閘有餘水乃勸教

河側人種旱地爲稻而奉先率先種稻

臣瓘論曰以農事爲急又急於勸農　神考聖政不可捨也然臣者考日錄之內抵捂誣訕之言臣不能無疑焉造　神考之言曰只是脩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得西川又撰王安石之對曰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平西川也嗚呼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呂誨之言可謂不誣矣

○御批減去市易務請較固條

劉孝孫言　御批降出市易務請如蕪弁之家較固取

利令市易司覺察三司依條施行此仁厚愛民之意至是進呈余曰劉莘孫稱須此事以爲聖政臣愚竊謂此正是聖政之闕較固法是有律以來行用但申明所以爲均均無貧乃孔子之言於政有何所害　陛下不欲行此此蕪并之家有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滕口也　上笑曰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須立條余曰雖有律未嘗行又未嘗使官司振舉須先申令使兼幷知所避　上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幷自不能爲害余曰若不明立法令但

設法相傾即是紙舖孫家所爲紙舖孫家爲是百姓故制百姓不得止當如此豈有尊爲天下主乃只如紙舖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

臣 瓘論曰呂嘉問請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神考聖訓以謂己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言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 陛下不欲行此此兼并所以窺見 陛下於摧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勝口也臣竊謂 神考不欲於律

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
美不爲過也日錄之内但爲顯揚嘉問故不以御批
爲是不以孝孫爲然於是造　神考之言曰若設法
傾之則蕪并不能爲患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
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舖孫家
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
只是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嗚呼設法相
傾之語謂之不誣可乎紙舖孫家之語謂之不誣可
乎　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爲關政力主嘉問遂至侮

薄君父不亦悖乎

〇御批安撫司不得奏災傷此法可速改余曰安撫司須要管勾奏災傷狀做甚

臺官言進奏官遞迴奏蝗蟲狀言新法須候淨盡方得奏聞　御批近據孫求奏進奏官去云安撫司不得奏災傷狀恐亦因此法可速改以稱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意檢到新法令着申縣縣申州州申轉運轉運具施行事狀聞奏淨盡則本州提轉各聞奏乃是進奏官誤會條貫余曰條貫已令本州提轉申奏安撫司自不須令

奏　上曰令安撫司奏何妨余曰　朝廷令本州轉運
司奏已是兩處奏狀亦足矣又令提刑司奏已是多又
恐逐司或有弛慢新法約束若逐司不職更互覺察開
奏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
力又一處有蝗蟲　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弊精
神翻故紙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
經畧安撫司有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句奏災傷狀
做甚

臣　璀論曰　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

之奏皆欲覽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邸抑之不得通奏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邸壅天下之情啓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而臺諫之所當言也　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防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費紙筆遞鋪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虫　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又如此勞獘精神糊故紙何益何如惜取目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漢宣帝時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

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之患　神考曰漢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聽諫改法以正綱紀御天下大畧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勞弊精神虛費日力甚矣其言乖悖也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安石事

陳升之曰已與王安石商量定却如此且欲更與王安石商量　上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

臣瓘論曰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此成王戒君
陳之言也　神考聖訓蓋取諸此知尊我后則能事
茲訓矣
〇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余曰以　陛下崇信此輩故欲借
其力沮害正論說如此類甚衆　陛下當審察不當使
姦臣得計　上曰近習亦有忠信者不爲欺不可爲恭
顯小人便以爲近習之言都不可聽卽爲盧杞李林甫
小人便以爲大臣都不可信乎

臣璀論曰宦者四星在皇居之側其人近至尊國家
安寧則其身亦安左當自異於踈遠之臣也故善爲
計者莫如愛國國以忠賢爲本忠賢者兆民之命也
護民之命則賢者亦必與之矣昔曰昇方危難之時
不顧萬死顏眞卿深與其忠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
巷伯有疾讒之心孔子取焉先聖之所取後賢之所
與皆以其忠信而已矣　神考謂近習亦忠信者此
聖主公平之訓也一於愛國之謂忠公議信之之謂信
馬存亮非不悄宋申錫也而能救申錫一門之禍捨

己愛憎存國大體其所爲如此公議不以爲信乎魏
洪簡之於裴度則既憎其人又沮其軍遂使巨盜不
除爲國之患其所爲如此天下豈以爲忠乎是故持
正論者其類不同而同乎愛國爲姦計者其類不一
而一於圖私然則所謂沮害正論姦臣得計者果獨
在於近習耶　神考之取忠信豈非公平之訓哉呂
強請赦黨人楊復光泣成周岌嚴遵美力辭兩尉張
承業極諫横費如此之類皆忠於國家而信於公議
者也其可爲古有恭顯曾害忠臣便以爲今日之人

都無可聽者乎漢詔公卿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燕上當時謀者正謂其人都不可聽故欲以此而代彼也新經義既取其說而書錄又欲變亂舊規自以爲此乃宗朝社稷久長之計嗚呼

太祖皇帝規模宏遠保全內外國本強固私家亦寧一百五十年矣長久之計何以加此何爲而忽欲變更也自有經義以來凡三十餘年而王氏學術始見窺究計謀秘奧包藏深遠章惇不知也蔡京雖凶果敢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謀主此謀者蔡卞而已矣序辰

徇武共腹心也陰狹計數用新經日錄之術奪人於談笑之中陷人於簡册之內使人習之而不覺信之而不疑積日累年然後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可追矣未來之事豈可不以爲鑑哉然則今當何鑑莫如忠信愛國而已矣

右聖訓門編類王安石日錄語凡十段

臣瓘論曰熙寧元年　神考內出手詔付中書門下曰朕顯承英考之遺烈致孝述美之意未嘗須臾忘之也共時政記起居注不能具載者非均體大臣詳

記而博緝之殆將零落矣今若其錄必藉事實卿等其綱擧條布以備紀記述使明並日月歷萬世而不晦宰臣曾公亮等再拜稱謝　神考流涕久之臣竊惟

神考之於　英祖致孝述美一詔之內所兢兢者有三事焉欲徽猷之具載一也恐所錄之非實二也懼大明之蔽晦三也流涕動心如對　廟像今

陛下繼　神考之志當以熙寧手詔爲師述　神考之事當以詔中三事爲本十九年之大美若有不載雖載其事而所記非實則晦先朝日月之明而違

聖主繼述之志矣傳信萬世將何賴焉王安石著矯誣之書詆訕君父蔡卞等以乖悖之意遵而行之變亂事實攘奪　懿美移此與彼掩晦大明臣編類其語始於　聖訓觀其大者可以考其餘矣三尺童子亦知受與不受無加損豈聖訓乎小節不足爲豈聖訓乎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豈聖訓乎朕自覺材極凡庸豈聖訓乎朕頑鄙初未有知豈聖訓乎若設法傾之則兼幷自不能爲害豈聖訓乎如蔡使坐位處別設提舉官位豈聖訓乎今著其錄必藉事

實若使實錄之內皆記此語以爲大訓可謂之事實乎語在日錄則誣先烈者私史也語在實錄則誣先烈者太史氏也滌除誣僞 眞訓乃曰根荄未芟終害嘉穀私史之誣發於安石成於卞武不改可也章惇由之而不知曾布進訾而不悟自餘史院臣僚前後相踵非一人也 聖主方以光揚爲務一日以史事詢焉則卞武之外若過若故可以分矣劉庠申明新法王安石欲罪之陳升之曰且欲與王安石商量 神考聖訓曰此是朝廷法不干王安石事今於

安石既死之後猶欲過用日錄據其誣悖阻害公論豈不遠　神考之訓乎此等　眞訓深切著明訖訓雖多終不可掩更在辯之而已矣以熙寧手詔爲師以詔中三事爲本棄彼取此改舊爲新還先緒已晦之明紹武王善繼之美垂訓萬世流光無窮天下幸甚

戊辰四月初十日據元刊本校